

你亦出於此



非外借

鹿余亮 著
rén

有

有
yǒu

dē
的

rén
人

庞余亮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的人 / 庞余亮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212-0004-1

I. ①有… II. ①庞…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4622 号

有的人

作 者: 庞余亮

责任编辑: 田小爽

装帧设计: 薛 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210

字 数: 210 千

印 张: 8.75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004-1

定 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父亲是最孤独的人，因为他们总是先死。

目 录

有的人还在地球上	1
有的人想发财	9
有的人喜欢钱	16
有的人是孝子	21
有的人是混蛋	26
有的人是小人	37
有的人回老家	43

有的人去南海	50
有的人罪不可赦	53
有的人升官了	60
有的人在流放地	66
有的人胖了	74
有的人在水里	85
有的人在瓶子中	90
有的人笑不出来	96

有的人卖菜刀	105
有的人哑，有的人聋	113
有的人在难中	121
有的人就是我	128
有的人睡了	135
有的人醒了又睡了	140
有的人睡了又醒了	159
有的人失去童贞	163
有的人失去了名字	178
有的人靠墙站着	184

有的人摇头	188
有的人点头	199
有的人百年孤独	203
有的人是小偷	212
有的人不是灾星	223
有的人就是灾星	228
有的人是福将	250
有的人不知所终	259

后 记	265
-----	-----

有的人还在地球上

这年头邪乎得很，多少年过去了，有的人还在身边，像一只木陀螺，转来转去，也转不出那小小的圈圈。有的人早已不知所终。算来算去，还是要怪这地球比过去转快了许多。彭三郎在这地球上提心吊胆地过了一个冬月，也是快速旋转的三十天。后来这地球自己旋转成一道虚线，像一根捉摸不定的鞭子，彭三郎这只老木头陀螺更停不下来了。

每天晚上，彭三郎几乎是伏在这地球上，俯视着他这个摇摇晃晃的小家。小胖子彭小北满脸通红地睡着，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额头的温度烫手背。彭三郎很想和张荞麦说儿子的病情，张荞麦也想和彭三郎谈儿子的病情，但话到了他们的嘴边，都无法往下说。怕说到“那个病”上，更怕说中了“那个病”上。万一说中了，那可真是天塌下来了。彭三郎不敢和张荞麦对视，生怕张荞麦眼神里的恐惧跑到他眼中来，要知道，他是男人，无论如何，都得撑住哪。

小胖子连续发了半个月的低热。吃了不少药，热还是降不下来。张荞麦一边挤热毛巾一边流泪。小胖手上密密麻麻的针眼晃眼睛。那天去医院，张荞麦舍不得让小胖子走路，蹲下来，反箍住小胖子，背起就走。彭三郎想帮着换背。可小胖子偏偏不让他

背，只背一会儿，小胖子就要下来，说爸爸的身上有股难闻的味道，要下来走。

彭三郎嗅嗅自己的左手，又试试自己的右手，什么味道也没有。小胖子偏说有，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张荞麦狠狠揉了揉彭三郎一把，自己快步追上去。

小胖子病得不轻，连握着鸡鸡睡觉的习惯也丢了。张荞麦说这坏习惯是她哥哥张建丰逼出来的。张建丰总是吓唬他，给我吃一个！给我吃一个！小胖子信以为真，便有了这个坏习惯。张荞麦曾用胶带纸绑过儿子的手，还是改不掉。彭三郎解释说小时候也这样。张荞麦说，小胖子可不尿床。说到尿床，彭三郎不言语了。还没结婚，他的劣迹已由妈妈顾粉莲贩卖给了张荞麦。

医生把手中的茶杯盖拧下来又拧上去，闪闪烁烁地建议去苏州，说苏州血液医院有这方面的专家。医生没有把“这方面”说出来，张荞麦心里已肯定了这个结果，差点瘫倒在地上。医生说，不要怕，榆城的水平肯定不如苏州，去苏州检查一下，早点找到原因和病根，反倒容易宽心。医生还说，有问题不怕，宜早不宜晚。彭三郎扶住站立不稳的张荞麦，说，不要怕。昨天奶奶向爷爷祷告过了，让他保佑小北。张荞麦白了他一眼，又转过身抹眼泪，过了一会儿，张荞麦收住哭，对他说，带小北去厕所，医生要验尿。他坚决不同意我跟着。

小北喝的水不多，又发着热，怎么也尿不出来。后来尿出了几滴，彭三郎像捧着宝贝一样送到化验室。过了一会儿，尿检的单子出来了，上面没有多少“±”号。他的呼吸畅通了许多。也就是说，从尿检的数据看，彭小北没什么大问题。可张荞麦依旧忧心忡忡，但他为什么要发低热呢？总是有原因的吧。张荞麦又说，美国那样发达，兴奋剂也有漏网的。他连连称是，说当年有个本·约翰逊跑一百米的。他的话还没说完，被张荞麦打断了，

你说什么啊，赶紧去让医生看看，再问问去苏州要多少钱。

他拿着检查单去咨询医生，医生桌子的前后左右都是候诊的人，彭三郎等不及了，将检查单插了队。有个老女人提示说，我们都排队的。医生捡起检查单，解释道，他是我让他去检查的。老女人不说话了，满脸的焦虑。彭三郎不想看她，紧紧盯着医生看检查单的动作。医生说，还是要去一趟苏州。彭三郎问，大概需要多少钱？医生说，光是检查花不了几个钱，主要怕住院。如果住院，先带上个小几十万吧。听了这话，刚才说话的老女人问医生，他家什么病？老女人的话音里全是兴奋。他本来还想问小几十万是几十万？但还是没问，弓着背走出了医生办公室。

十一月我交出硬如顽石的骨头
十二月我交出我乱如麻绳的血管
我还要在寂寞的一月交出我更为寂寞的皮肤
在哑巴的二月交出我在书本中的头颅

这是彭三郎在三十岁写给自己的诗。在三十岁眺望遥远的四十岁，仿佛是看一场永不明白的哑剧。现在，他彭三郎就是哑剧中佝偻着身体抽打木陀螺的中年病人，是这个中年病人发着热，而不是小胖子彭小北发着热。

从医院出来，一家人一路上默默无话，到了外国语学校附近的出租房后，一看没到放学时间，小胖子反而打起了精神，抱起书包要去学校上课。张荞麦不让，小胖子坚持。彭三郎站在了小胖子这边，表态说由他去送乖儿子。张荞麦很是生气，狠瞪了他一眼，还是一手拎书包一手拉着小北出了门，彭三郎拿一块旺旺雪饼追出了门，这是王大仙王三四叮嘱的，每天吃一块供过神的

旺旺雪饼。

上周他特地回家一趟，去王三四大家给彭小北算命。顾粉莲有几十年不去王三四大家了，但为了这个宝贝孙子，她说她不怕丢老脸了。王大仙家白天比大医院还忙，要提前拿号，每天定额五十个号。满了额明天再来。王三四的女婿，已退休了的李文标老师，负责挂号和维持秩序，一个号一百块，如果加急，得两百块。有人说通天通地的王大仙是骗子，建议派出所去抓她，也有人说她灵得很。这年头，被骗了一百块或者两百块也没什么。可能是顾粉莲的面子大，王三四很是认真，找到了真因，说不用担心，彭小北没有什么大问题，发热是小鬼在作怪。这个小鬼还是彭家自己人。

三缕香火在屋子中盘旋，又在众人的呼吸中解散。烛焰一会儿摇曳，一会儿又定住不动。王三四到了入定状态。那时的彭三郎紧张如当年高考第一门语文：王三四会在那神秘的时空里探索到小胖子的病因吗？语文第一项为拼音写汉字，明明会写啊，他的手却颤抖不停，还带着课桌一起颤抖。还是监考老师让他喝其茶杯里像牛尿的茶才安静下来。

三炷香快要燃尽了，王三四王大仙睁开眼，严肃紧张的表情又置换成老太太的模样。王三四喝了一口水，埋怨道，这小子麻了我大烦了，你们猜猜看，这小子惹了彭家哪个先人？

顾粉莲猜是彭永强。王三四摇头说，老东西在下面还是像在世那样有吃有喝花天酒地，根本管不到他孙子。

彭三郎猜是彭小北的外公外婆。王三四说我也以为是他们，但找不到他们，估计早投胎去了。没等再猜下去，王三四说，打死你们也猜不到，是二郎！

听到二郎的名字，顾粉莲嘴唇哆嗦了好一阵子，骂道，怎么是这个讨债鬼？这么多年了，他还没去投胎？！

彭二郎是彭家早已消失的名字。连清明祭祀都不会提起他的名字。他死的时候才六岁，比现在的小胖子还小四岁。按民间说法，他是一个真正的讨债鬼。棺材墓地都不会给的。在彭二郎溺死后的第七年，彭三郎才出生。

王三四感叹说，二郎心好啊。溺死鬼是一个换一个的，新的替死鬼死了，前一个才好上岸，才好重新投胎。可二郎心好啊，机会到了，他也舍不得拖人家，就这么在水里泡着。彭三郎想到彭小北手背上密密麻麻的针眼，说，他心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惹他侄子小北？他不知道他侄子小北要上学吗？王三四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忌讳，每个鬼也有每个鬼的忌讳。你们彭家忌什么你是知道的。这是当年二郎托梦给你们老子的。你们老子在世，你们不敢碰这个忌讳，你们老子死了，你们忘了。

原来是小北吃了人家给的几颗鱼皮花生惹了事。彭家不吃鱼。这是彭永强规定。彭三郎后来也不吃鱼。开始不习惯，后来见到鱼就觉得腥气，不吃鱼也就不算什么了。张荞麦知道彭家的忌讳，也从来不买鱼烧鱼。

回到城里，彭三郎带着小胖子去给彭二郎伯伯烧纸钱打招呼。也许火烤了一下，小胖子出了一身虚汗。张荞麦忙着给他换衣服。换完了衣服，小胖子又吃了一块旺旺雪饼。王三四说这旺旺雪饼不是普通的雪饼，一天一块，吃完烧就退了。小胖子肯吃雪饼，但不肯去烧纸。彭三郎说，你给彭二郎伯伯烧纸，他会保佑你每门考到一百分。

小胖子跪了下来，体力还是不行，差点歪倒。彭三郎赶紧抱住儿子，说好了好了。小胖子也是犟，规规矩矩地，对着那堆灰烬，咚咚咚，磕了三个头。

女人还是和男人不一样，张荞麦把所有的愁苦都放在了脸

上。彭三郎暗示过好几次，意思是不要让小胖子看出来。因为他早跟她说了，不要和小胖子说出实情，就说是小毛病。

好在小胖子是粗心眼，根本就读不懂妈妈脸上的愁苦。张荞麦把小胖子送到学校，似乎也发了热，呆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有了小胖子，彭三郎还有话说。小胖子不在家，他们仿佛提前到了晚年。彭三郎的脑中一片虚空。恍如隔世，隔世的是他曾是诗人，现在已是病人家属。那首怎么写也写不完的长诗《完成》，恍惚记得写到了一个哑巴。这个哑巴是彭三郎在梦里看到的。那个从未见过他的哑巴盯着彭三郎推销他的菜刀。他说不出任何话，手拿一把菜刀，快速地剁着一根钢筋。

这是在黄昏，他举着菜刀来到我们面前
剁着一根钢筋，像剁着一根草绳
钢筋的崭新切口
婴儿一样睁开眼睛
再后来，深夜里我们也不说话
深夜里我们高举着哑巴的菜刀
在人群中乱窜——

再后来，彭小北就是彭三郎在《完成》中写到哑巴之后发热的，似乎是被这个莫名其妙的哑巴举着菜刀吓坏的。彭三郎想了一会儿那个哑巴，什么时候找个时间，把这个哑巴和他的菜刀给删除了。

忙惯了的张荞麦还是坐不住了，过了一会儿，她又撑着站起来烧水。彭三郎待到张荞麦刚坐过的沙发上，沙发上有屁股大的窟窿。真不知道这窟窿将来会有多大。他的家现在一分为三，但算起来，没有一处是真正的家。彭家庄有三间老房子，是

父亲彭永强生前就说好的，房子是给他彭三郎的，不是大郎彭林元的。当年彭林元结婚后半年，王春巧闹着分家，彭永强借了一万块钱，给他们砌了房子。是一分的高利。这笔钱压得彭永强在家乱发脾气，直到彭三郎考上大学才缓过气来，决定在老房子上翻建。彭三郎在文化馆有间宿舍，是放杂物的单间，水电费不用缴。现在租的房子是张荞麦定的，理由是小胖子的教育不能将就。进外国语学校上学，还是白若君喝酒喝回来的，那时彭三郎和晚报的白若君被聘为榆城外国语学校的文学顾问。白若君跟校长干了一大杯酒，说，顾问的孩子应算是教师子女吧。校长说，如果白老师再喝一杯，你儿子就是外国语学校的学生。白若君又是一杯，出了门就吐个精光。白若君搂着彭三郎的脖子说，记得，彭小北是我儿子。彭三郎说，当然是你儿子！白若君说，让他叫我妈妈！彭三郎说，不仅他叫你妈妈，我也可以叫你妈妈。

水烧好了，张荞麦倒了一杯水。彭三郎急急忙忙地喝了一口，烫了舌头。隐约听到张荞麦压低了嗓子在外面打电话。张荞麦再回到屋里，彭三郎已喝完了第二杯水。彭三郎说，应该没大事的，你看哪个小孩生了病还主动去学校上学的？我做了那么多年教师，都没有见过。张荞麦说，你不懂我儿子，我儿子懂事。

放学了，小胖子回家了，把书一一掏出来做作业。彭三郎站在一边狂跳，小胖子不让看。彭三郎说，我知道的，母鸡下蛋，也不让看的。小胖子辩解说，我又不是母鸡，我是真正的男子汉。彭三郎说，我只是打个比方。小胖子高声道，打个比方也不允许。彭三郎不语，用手背靠了靠小胖子的额头，还有点低烧，心头的力气泄了一半。正愣着，小胖子忽然跃到彭三郎的额头前，啄了彭三郎一口。彭三郎抱住了小胖子，使劲地嗅着，小胖子身上多了一份药的苦味。有一段时间，张荞麦总是索问讨债鬼彭二郎的事情。彭三郎不想跟她说太多彭二郎的事。他小时候，

彭永强总是骂他们，口口声声都用聪明善良懂事的二郎羞辱他们。细狗日的大郎是个败家子。细狗日的三郎也不省心不孝顺。二郎多好，二郎懂事，彭永强吃饭，他给彭永强扇扇子。彭永强睡觉，他给彭永强扇扇子。他还会烧饭洗衣服喂猪。几乎无所不能。可是他才六岁啊。彭二郎溺死后，彭永强说我家二郎太好了，他不是溺死了，是被菩萨收走去天上做身边的童子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得到彭永强多次表扬的彭二郎竟然成了彭家的纪委书记，时刻监督着彭家人，不可吃鱼，不可吃与鱼有关的食物。也因为这个纪委书记的严格监督，仅仅吃了几颗鱼皮花生的小胖子必须发着不明不白的低热，几乎吓掉了彭三郎的半条命。

有的人想发财

第 100001 个为什么？

世界上为什么会出现钱这个东西？

这个“为什么”像一只蚂蚁悄悄爬到了彭三郎的耳朵里、鼻孔里、眼睛里、后背上，甚至蠕动到了大腿根部。

痒。彭三郎很痒。张荞麦见他抓个不停，皱起了眉头，说，你是不是得了什么皮肤病？彭三郎说，什么皮肤病？花柳病！

张荞麦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竟然没有听懂。

小胖子彭小北倒是特别喜欢王三四赠送的那袋神奇的旺旺雪饼，他一天吃一块，一袋看上去很多，但吃起来很快。说来也怪，旺旺雪饼快吃完了，小胖子的状态也好了不少，但低热还有。每次读体温计，彭三郎的手都握不住。比这体温计更重的，是那“小几十万”。这“小几十万”不仅重得很，还冷，冷到他的每个关节中。每个关节都隐隐作痛。

家里原是有一笔钱的。都是张荞麦一口一口省出来的。估计是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调到榆城后，白若君劝过彭三郎，快点看看房源，早点把房子拿下来。他曾悄悄去浏览了房价，冷了半截。他去和张荞麦商量，已有了退缩的意思。张荞麦也呼应了他的退缩，说，借债过日子，又要还利息，这日子怎么过？再说

了，我就不信，会涨到天上去。

买房子的事搁下来了。家里到底有多少钱，张荞麦没告诉过彭三郎，她总是把这些钱当成母鸡，到处找窝生蛋。有的一分利，有的是八厘。有的过了一分半。彭三郎不管钱，他也不想管。张荞麦对她婆婆告状，说彭三郎的心不在这个家里。这话吓了顾粉莲一跳，解释说，我们家彭三郎是个老实头。张荞麦说，老实头是个老实头，但嘎得很。顾粉莲笑道，男人哪里没点臭脾气，我家彭三郎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是个大學生。张荞麦其实想向顾粉莲告的状是，你宝贝儿子在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管写作，酱油瓶倒了也不扶。

小胖子做完作业，吃了药，洗洗睡了。到了十点钟，小胖子睡实了。彭三郎又在台灯下整理小胖子的病历检查表。厚厚的一摞，像摞没有交出去的作业。张荞麦走过来，坐到彭三郎的面前，眼睛眨巴眨巴，脸上全是泪。

彭三郎本以为张荞麦担心小胖子，没想到张荞麦哭的是她的苦命。父母死得早（那时张荞麦还叫张小兰），哥哥张建丰天天惹事，她到处去赔钱（张小兰最后还把自己赔给了彭三郎）。这都是彭三郎知道的事，张荞麦哭的不是这些，她哭的是钱。张荞麦吞吞吐吐地说了很长时间，她在张建丰那里生蛋的钱拔不出来了。马上要去苏州，却拔不出一分钱。还是在亲哥哥那里。张建丰当初要办养猪场，到处筹钱，也跟彭老师（他一直叫彭三郎为彭老师）说过他的规划。说他有个多年的兄弟，一起混过场子的，现在带着他一起发财。彭三郎没表态，他不是不想借钱（钱的支配权反正在张荞麦那里），只是隐隐觉得张建丰并不是做养猪场的料。张建丰拍着胸脯说他跟着大老板考察了很多养猪场，没一家养猪场是亏本的。超过一百头国家还给补贴。张建丰说，我们最后的目标是搞两万头的养猪场。张建丰对张荞麦说，你嫂

子一直在说我没大用，我把养猪场搞大了，赚了钱买两套房子，我们两家住一起！

屋子里只剩下小胖子的呼噜声，声音不大。依然发着低热的小胖子的脸蛋红通通的，说着梦话，像是在和谁争执什么游戏。破了产的张荞麦一声接一声叹息。唉——这“唉”字后面的破折号很长，彭永强和王三四搞在一起的时候，顾粉莲也在家里叹息。张荞麦的叹息中的破折号比她婆婆叹息中的破折号少了六分之一的长度。“小几十万”说没就没了。彭三郎没责怪张荞麦一句。他现在很想去赚钱，但就算是一个字一块钱，他一个晚上写的话，也写不出“小几十万”字来。他的稿费主要来源是大学同学陈皮编的《曲江》杂志，虽然是本公司内刊，但稿费比大刊还高，这也是彭三郎的自留地。《曲江》有两个编辑，每人负责编六期。陈皮编的这六期中彭三郎会上五期，几个不同的笔名轮流用着。陈皮称彭三郎为“彭头条”。意思是“头条作家”，头条稿费达千字五百，还不影响到外刊发表。千字五百的稿费很高了，可要达到“小几十万”又要猴年马月啊？彭永强警告过他千万不能让女人当家。女人当家，房倒屋塌。彭永强的话现在应验了。

一连几天，彭三郎从外面回来，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拼命地抓痒，他的身上几乎全是自己的抓痕。张荞麦的心也不在彭三郎这边，小胖子的低热已持续快一个月了。持续的时间越长，证明小胖子的问题越重。小胖子还是坚持上学做作业，但力气还是没有，有时写着作业就伏在桌子上睡着了。

周末这天，张荞麦没让彭小北做作业，逼着上床睡觉。小胖子睡得很快，张荞麦盯着小胖子看，怎么看也看不够。彭三郎回到家的时候，张荞麦还坐在小胖子的床边抹眼泪，把彭三郎吓了一跳，赶紧去探小胖子的鼻息。还没碰到，就被张荞麦扯开了，低声说，他刚睡着，你想干什么？彭三郎一颗悬着的心才掉了